

總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

不知其盡也

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

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疏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為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過為繁冗今將為善合於第一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四

注四

十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五

福五

河西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人間世第四與人群者不得辭世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具足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

疏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門人之中總四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名丘字仲尼亦魯人殷湯之後生哀周之世有聖德即顏回之師也其根由事迹編在儒史今既解釋莊子意在玄虛故不復委碎載之耳然人間事緒糾紛寔難接物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顏孔以顯化導之方託此聖賢以明心齋之術也孔聖顏賢耳

曰奚之

疏奚何也之適也質問顏回欲往何處耳

曰將之衛

疏衛即殷紂之都又是康叔之封今汲郡衛州是也此則顏答孔問欲行之所也

曰奚為焉

疏欲往衛國何所云為重責顏生行李意謂矣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注不與民同欲也

疏衛君即靈公之子蒯聵也荒淫昏亂縱

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暴

而不顧物心顏子述己所聞以答尼父

輕用其國

注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

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

輕也

疏夫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不能變重黎

元方欲輕蔑其用欲不顛覆其可得乎

而不見其過

注莫敢諫也

疏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故百固五懼

而吞聲有過而無敢諫者也

輕用民死

注輕用之於死地

疏不疑動靜泰然自安乃輕用國民投諸

死地矣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燕

注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

芥也

疏蕪草芥也或征戰屢興或賦稅煩重而

死者其數極多語其多少以國為量若舉

為數造次難悉縱恣一身不恤百姓視於

國民如數澤之中草芥者也

民其無如矣

注無所依歸

疏君上無道臣子飢荒非但無可奈何亦

乃無所歸往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疏庶莫也幾近也瘳愈也治邦寧謐不假

匡扶亂國孤危應須相諫顏生今將化衛

是以述昔所聞思其稟受法言冀其近於

善道譬彼醫門多能救疾方茲賢士必能

拯難荒淫之病庶其瘳愈者也

仲尼曰語若殆往而刑耳

注其道不足以救彼患

疏語怪笑聲也若汝也殆近也孔子哂其

術淺未足化他汝若往於衛必遭刑戮者

也

夫道不欲雜

注宜正得其人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注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

疑而不能一愈也

疏夫靈通之道唯在純粹必其宜雜則事

緒繁多事多則心中擾亂心中擾亂則憂

患斯起藥病既乖彼此俱困已尚不立焉

能救物哉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

注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

疏諸於也存立也古昔至德之人虛懷而

遊世間必先安立己道然後拯救他人未

有己身不存而能接物者也援引古人以

為鑒識

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注不虛心以應物而後思以犯難故知其

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

寄妙當於群才功名歸物而慮慮遠身然

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

疏夫唯虛心以應務忘智以養真寄當於

群才歸功於萬物者方可處涉人間逗機

行化也今顏回存立己身猶未安定是非

喜怒勃戰胃中有何庸暇驟至於衛欲諫

暴若此行未可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注德之所以流蕩者於名故也知之所以

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架距其所矜惜無

非善名也

疏汝頗知德蕩智出所由乎哉夫德之所

以流蕩喪真為矜名故也智之所以橫出

逾分者爭善故也夫惟善惡兩忘名實雙

遺者故能萬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

非所以盡行也

注夫名智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與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

且德厚信有未達有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疏有確實也假且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芳名令聞不與物爭而衛君素性頑愚凶恃少鑒既未達顏回之意氣豈識匡扶之心乎

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注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未達故也令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彊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以經案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逆也

疏繩墨之言即五德聖智也內之德性衛君未達而強用仁義之術行於暴人之前所述先王美言必遭衛君憎惡故不可也命之曰苗人苗人者人必反苗之

注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反害之

疏命名也衛侯不達汝心謂汝苗害於己既遭疑貳必被反苗故也

若殆為人苗夫且苗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注苟能悅賢惡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若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

疏殆近也夫歎也汝若往衛必近危亡為暴人所災害深可歎也且衛侯苟能悅愛賢人憎惡不肖故當朝多君子屏黜小人已有忠臣何求於汝至於彼亦何異彼人既與無異去便無益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

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疏詔言也王公衛侯也汝若至衛唯當默爾不言若有箴規必遭戮辱且衛侯恃千乘之勢用五等之威飾非距諫闢其捷辯

汝既恐怖何暇匡扶也而目將受之

注其言辯捷使人眼眩也

疏眩眩也衛侯雖荒淫暴虐而其俊辯聰明加恃人君之威陵藉忠諫之士故顏回

心生惶怖眼目眩惑者也而色將平之

注不能復自異於彼也

疏縱有諫心不敢顯異顏色靡順與彼和平

口將營之

注自救解不暇

疏衛侯位望既高威嚴可畏顏生恐禍及己憂懼百端所以口舌自營略無容暇容將形之

䟽形見也既懼災害故委順而從擊踣曲
拳形迹斯見也

心且成之

注乃且釋己以從彼也

䟽豈直外形從順亦乃內心和同不能進

善而更成彼惡故也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注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

䟽以用也夫用火救火猛熿更增用水救

水波浪彌甚故顏子之行適足衛侯之暴

不能匡勸可謂益多也

順始無窮

注尋常守故未肯變也

若治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注未信而諫雖厚為害

䟽汝之忠厚之言近不信用則雖誠心獻

替而必遭刑戮於暴虐君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

其身以下偏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注居下而任上之憂比干非其事也

䟽謚法賊民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姓

關字龍逢夏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比

干殷紂之庶叔忠諫而被剖心偏拊猶愛

養也拂違戾也此二子者並古昔良佐修

飾其身伏行忠節以臣下之位憂君上之

民臣有德而君無道拂戾其君咸遭戮辱

搜古證今是為龜鏡是知顏回化衛理未

可行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注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

䟽擠墜也陷也毒也夏桀殷紂無道之君

不自揣量猶貪令譽故因賢臣之修飾肆

其鳩毒而啗之意在爭名逐利遂至於此

故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

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

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注夫暴君非徒求慾其欲乃復求名但所

求者非其道耳

䟽堯禹二君已具前解叢枝胥敖有扈並

是國名有扈者今雍州鄠縣是也宅無人

曰墟鬼無後曰厲言此三國之君悉皆無

道好起兵戈征伐他國豈唯貪求實利亦

乃規覓虛名遂使境域丘墟人民絕滅身

遭刑戮宗廟顛覆貪名求實一至如斯今

古共知汝獨不聞也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注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

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

道哉

䟽夫庸人暴王貪利求名雖復堯禹聖君

不能懷之以德猶興兵衆問罪夷凶況顏

子匹夫空手行化不然之理亦在無疑故

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䟽嘗試也汝之化導雖復未弘既欲請行

必有所以試陳汝意告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

注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䟽端正其形盡人臣之敬虛豁心慮竭匡

諫之誠既承高命敢述所以耳

勉而一

注言遜而不二也

疏勉勵身心盡誠奉國言行忠謹終無差

二

則可乎

疏如前二術可行以不

曰惡惡可

注言未可也

疏惡惡猶於何也於何而可言未可也

夫以陽為克孔揚

注言衛君亢陽之性克張於內而甚揚於

外彊禦之至也

疏陽剛猛也克滿也孔甚也言衛君剛猛

之性滿寔內心彊暴之甚彰揚外迹

采色不定

注喜怒無常

疏順心則喜違意則嘆神采氣色曾無定

準

常人之所不逮

注莫之敢逆

疏為性暴虐威猛尋常諫士賢人詎能逆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注夫頑彊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已陵藉而

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

疏案抑也容與猶放縱也人以快善之事

箴規感動君因其忠諫而抑剋之以求快

樂縱容遂其淫荒之意也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

注言乃少多無回降之勝也

疏衛侯無道其來已久日將漸漬之德尚

不能成況乎鴻範聖明如何可望也

將執而不化

注故守其本意也

疏飾非闡主不能從人知流固執本心誰

肯變惡為善者也

外合而內不皆其庸詎可乎

注外合而內不皆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

言此未足以化之

疏外形擊踣以盡足恭內心順從不敢嘗

毀以此請行有何利益化衛之道庸詎可

言乎斯則片前端虛之術未宜行用之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注顏回更說此三條也

疏前陳二事已被抵訶今設三條庶其允

合此標題目下釋其義顏生述己以問宣

尼是也

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

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手而人善之

斲手而人不善之邪

注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

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疏此下釋義祈求也言我內心質素誠直

共自然之理而為徒類是知帝王與我皆

稟天然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遺善惡於榮

辱復矜名以避惡求善於他人乎此虛懷

庶其合理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

注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

疏然如此也童子嬰兒也若如面說推理

直前行比嬰兒故謂之童子結成前義故是之謂與天為徒也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

疏夫外形委曲隨順世間者將人倫為徒類也擊手蹠足聲折曲躬俯仰拜伏者人臣之禮也而和同塵垢汚隆任物人皆行此我獨不為耶是以為人所為故人無怨疾也

是之謂與人為徒

注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

疏此結成也

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注成於今而比於古也

疏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故與古之忠臣比干等類是其義也其言雖教誨之實也

注雖是常教實有諷責之旨

疏諷責也所陳之言雖是教誨論其意旨

實有諷責之心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疏自古以來有此忠諫非我今日獨起箴規者也

若然者雖直而不病

注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

疏若忠諫之道自古有之我今誠直亦幸無憂累

是之謂與古為徒

疏此結前也

若是則可乎

疏呈此三條未知可不

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

注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

疏諫條理也當也法苟當理不俟多端政

設三條大傷繁冗於理不當亦不安恬故

於何而可也

雖固亦無罪

注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

疏設此三條雖復固陋既未行李亦幸無咎責者也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注罪則無矣化則未也

疏胡何也顏回化衛止有是法纔可獨善

未及濟時故何可以及化也又解若止而

勿行於理便是如其適衛必自遭殆也

猶師心者也

注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

疏夫聖人虛已應時無心譬彼明鏡方茲

虛谷今顏回預作言教仿思慮可不既非

忘淡薄故知師其有心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

疏顏生三行一朝頓盡化衛之道進趣無

方更請聖師庶聞妙法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

注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

疏顏回殷勤致請尼父為說心齋但能虛

忘吾當告汝必其有心為作便乖心齋之

妙故有心而索玄道誠未易者也

易之者睽天不宜

注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

疏爾雅云夏曰睽天言其氣睽時也以有為之心而行適為易者睽天之下不見其宜言不宜以有為心齋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

疏茹食也葷辛菜也齋齊也謂心迹俱不染塵入也顏子家貧儒史具悉無酒可飲無葷可茹算瓢蔬素已經數月請若此得為齋不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疏尼父答言此是祭祀神鬼獻宗廟俗中致齋之法非所謂心齋者也

回曰敢問心齋

疏向說家貧事當祭祀心齋之術請示其方

仲尼曰若一志

注去異端而任獨也
疏一汝志心無復異端入寂虛忘冥符獨

化此下答於顏子廣示心齋之術者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疏耳根虛寂不凝官商反聽無聲凝神心府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疏心有知覺猶起人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玄妙也

聽止於耳

疏不著聲塵止於心聽此釋無聽之以耳也

心止於符

疏符合也心起緣慮必與境合庶令凝寂不復與境相符此釋無聽之以心者也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注遺耳目去心意而付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

疏如氣柔弱虛空其心寂泊忘懷方能應物此解而聽之以氣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注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

疏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知虛心者心齋妙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注未使心齋故有其身

疏未稟心齋之教猶懷封滯之心既不能墮體以忘身尚謂顏回之實有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注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

疏既得夫子之教使其人以虛齋遂能物我洞忘未嘗之可有也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疏夫子向說心齋之妙妙盡於斯吾語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注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

疏夫子謂顏生化術之要慎莫據其樞要且復遊入蕃傍亦宜晦迹消聲不可以名

智感物樊蕃也

入則鳴不入則止

注譬之官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

而應者任彼耳不彊應也

疏若也道狎衛侯則可鳴聲匡救如其諫不入耳則宜緘口忘言示勿彊顯忠貞必遭於禍害

無門無毒

注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

疏毒治也如水如鏡應感虛懷既不預作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注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

疏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止而應之機感冥會非預謀也

則幾矣

注理盡於斯

疏幾盡也應物理盡於斯也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注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疏夫端居絕迹理在不難行不踐地故當不易亦猶無為虛寂應感則易有為思慮涉物則難其理必然故與斯譬矣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為偽

注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

之報細故難為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

疏夫人情驅使其法羸淺所以易欺天然馭用斯理微細是故難矯故知人間涉物

必須率性任真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注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令無至虛之宅

無由有化物之實也
疏夫鳥無六翮必不可以搏空人無二智

亦未能以摸物也
瞻彼閔者虛室生白

注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

疏瞻觀照也彼前境也闕空也夫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盡其心室反照真源而智惠明白隨用而生白通也

吉祥止止

注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慶之徵止者凝靜之智言吉祥善福止在凝靜之心凝靜之心亦能致吉祥之善應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注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騫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

困矣豈能化物哉

疏苟不能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則雖容儀端拱而精神馳騫可謂形坐而心馳者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手

注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

疏徇使也夫能令根竅內通不緣於物境

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者斯則外遺於形
 內忘於智則隳體黜聰虛懷任物鬼神冥
 附而舍止不亦當乎人倫鑽仰而歸依固
 其宜矣故外篇云無鬼責無人非也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
 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注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
 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
 所謂見者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
 欲而為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
 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
 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
 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
 故見目而求離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
 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
 不適而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
 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䟽是指斥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齋等法
 能造化萬物孕有蒼生也伏牛乘馬號曰
 伏犧姓風號太昊几蘧者三皇已前無文

字之君也言此心齋之道夏禹虞舜以為
 應物綱紐伏犧几蘧行之以終其身而况
 世間凡鄙踈散之人軌轍此道而欲化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

注重其使欲有所求也

疏楚莊王之玄孫尹成子名諸梁字子高
 食采於葉僭號稱公王者春秋實為楚子
 而僭稱王齊即姜姓太公之裔其先禹之
 四岳或封於呂故謂太公為呂望周武王
 封太公於營丘是為齊國齊楚二國結好
 往來王帛使手相繼不絕或急難而求救
 或問罪而請兵情事不輕委寄甚重是故
 諸梁憂慮詢道仲尼也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注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
 疏齊侯迹爾往來心無真實至於迎待楚
 使甚自殷勤所請事情未達依允奉命既
 重預有此憂
 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

疏匹夫鄙志尚不可動况乎五等如何可
 動以此而量甚為憂慄之也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
 權成

注夫事無小大少有不以成為權者耳
 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

疏子者仲尼寡之言少夫經營事緒抑乃
 多端雖復大小不同而莫不以成遂為權
 適也故諸梁引前所稟用發後機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注夫以成為權者不成則怨矣此楚王之
 所不能免也
 疏情若乖阻事不成遂則有人倫之道刑
 罰之憂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注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胃中固已結冰
 炭於五藏矣
 疏喜則陽舒憂則陰慘事既成遂中情允
 愜變昔日之憂為今時之喜喜懼交集於
 一心陰陽動戰於五藏冰炭聚結非患如

何故下文云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注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

疏安得喪於靈府任成敗於前途不以憂

喜累心者其唯盛德焉

吾貪也執粗而不臧饜無欲清之人

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饒儉薄也

疏臧善也清涼也承命嚴重心懷怖懼執

用粗餐不暇精膳所饒既其儉薄饜人不

欲思涼然火不多無熱可避之也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注所饒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

非美食之為

疏諸梁晨朝受詔暮夕飲冰足明怖懼憂

愁內心熏灼詢道情切達照此懷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

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注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

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也

疏夫情事未決成敗不知而憂喜存懷是

陰陽之患也事若乖舛必不成遂則有人

臣之道刑網斯及有此二患何處逃德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疏忝為人臣濫克末使位高德薄不足任

之子既聖人情兼利物必有所以幸來告

示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疏戒法也寔寓之內教法極多要切而論

莫過二事二事義旨具列下文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注自然結固不可解也

疏夫孝子事親盡於愛敬此之性命出自

天然中心率由故不可解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

注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

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

之道必至之宜

疏夫君臣上下理固必然故忠臣事君死

成其節此乃分義相投非關天性然六合

雖寬未有無君之國若有罪責亦何處逃

德是以奉命即行無勞進退

是之謂大戒

注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

疏結成以前君親大戒義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疏夫孝子養親務在順適登仕求祿不擇

高卑所遇而安方名至孝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疏夫亂臣事主事盡忠貞無夷險安之若

命豈得揀擇利害然後奉行能如此者是

忠臣之盛美也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注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

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

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

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

君親乎

疏夫為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體達順之不殊達得喪之為一故能涉哀樂之前境不輕易施知窮達之必然豈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順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前也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福五

注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齊事齊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

○ 疏夫臣子事於君父必須致命盡情有事即行無容揀擇忘身整務固是其宜苟不得止應須任命也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注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

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

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

疏既曰行人無容悅惡奉受君命但當適

齊有何閑日謀生慮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注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

遠則必忠之以言

注遙以言傳意也

疏凡交游鄰近則以性情靡順相去遙遠

則任言以表忠誠此仲尼引已所聞勸戒

諸梁也福五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

者也

注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

不失中故未易也

○ 疏以言表意或遣人傳彼此相投乍相喜

怒為此使乎人間未易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注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

疏溢過也彼此兩人互相喜怒若其順情

則美惡之言必當過者也

凡溢之類妄

注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

疏類似也夫溢當之言體非真實聽者既

疑似使人妄構也

妄則其信之也莫

注莫然疑之

疏莫致疑貌也既似傳者妄作遂生不信

之心莫然疑之也

意則傳言者殃

注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

者橫以輕重為罪也

疏受者生疑心懷不信傳語使乎殃禍斯

及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 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

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疏夫處涉人間為使實難必須未察常情

必使賓主折中不得傳一時喜怒致兩言

有間能如是者近獲全身夫子引先聖之

格言為當來之軌轍也福五

且以巧關力者始乎陽

注本共好戲

常卒乎陰

注欲勝情至潛與害彼

疏陽喜也陰怒也夫較力相戲非無機巧
初始戲謔則情在喜懼遠乎終卒則心生
忿怒好勝之情潛以相害世間喜怒情使
例然此舉鬪力以譬之也

秦至則多奇巧

注不復循理

疏忿怒之至欲勝之甚則情多奇譎巧詐
百端也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注尊卑有別旅酬有次

常卒乎亂

注湛酒淫洩也

疏治理也夫賓主獻酬自有倫理側弁之
後無復尊卑初正卒亂物皆如此舉飲酒
之為譬

秦至則多奇樂

注淫荒縱橫無所不至

疏宴賞既酣荒淫斯甚當歌屢舞無復節
文多方奇異歡樂何極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

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
疏凡情常事亦復如然莫不始則誠信終
則鄙惡初起簡少後必巨大是以煩生於
簡事起於微此合喻也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注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

疏夫水因風而起波譬心因言而喜怒也
故因此風波之言而行喜怒者則喪於實
理者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注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
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

疏風鼓水波易為動蕩譬言喪實理危殆
不難也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注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
偏辭失當

疏夫施設忿怒更無所由每為浮偽巧言
偏辭詭佞之故也

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

注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
不至而氣息不理弗然暴怒俱生死疵以
相對之

疏夫野獸因窘迫之窮地性命將死嗚不

擇音氣息弗然鬱鬱心生疵疾忽然暴怒搏噬
於人此更起譬也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
然也

注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尅核太精則鄙
吝心生而不自覺也大人蕩然放物於自
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
之交可全

疏夫尅切責核逼迫太甚則不善之心歎
然自應情事相感物理自然是知躁則失

君寬則得眾也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注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也
疏夫急躁忤物必拒之理數自相召不知
所以且當時以不肖應之則誰知終後之

禍者邪

故法言曰無遷令

注傳彼實也

疏承君命令以實傳之不得以臨時喜怒

輒為遷改者也

福五

二十九

無勸成

注任其自成

疏直陳君令任彼事情無勞勸獎強令成

就也

過度益也

注益則非任實

疏安於天命率性任情無勞添益語言過

於本度也

遷令勸成殆事

注此事之危殆

疏改於君命強勸彼成其於情事大成危

殆

美成在久

注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

成

疏心之所美率意以成不由勸獎故能長

久

惡成不及改

注彼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悔改尋至

疏心之所惡強勸而成不及多時尋當改

悔

可不慎與

疏處涉人世銜命使乎先聖法言深宜戒

慎

且夫乘物以遊心

注寄物以為意也

疏夫獨化之士混迹人間乘有物以遨遊

運虛心以順世則何殆之有哉

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注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

福五

三十

之至也

疏不得已者理之必然也寄必然之事養

中和之心斯真理之造極應物之至妙者

矣

何作為報也

注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為齊作意於其

間哉

疏率已運命推理而行何須預生億度為

齊作報故也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注直為致命最易而已喜怒施心故難也

疏直致率情任於天命其自簡易豈有難

耶此其難者言不難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

疏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太子蒯瞶也顏

闔自魯適衛將欲為太子之師傅也

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蒯瞶稟

天然之凶德持殺戮以快心既是衛國之

人故言有人於此將為儲后之傳故詢道

福五

三十一

於哲人

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

身

注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

度則亂邦

疏方猶法也稟性先頑不履仁義與之方
法而執制憎己所以危身縱之無度而荒
淫顛覆所以亡國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注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

改

疏己之無道曾不悛革百姓有罪誅戮極
深唯見黔首之愆不知過之由己既知如

風靡草是知責在於君

○若然者吾奈之何

○疏然猶如是將奈之何詢道遠瓊故陳其

所以

遂伯玉曰吾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

注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

疏戒勗也已身不可率耳防慎儲君勿輕

犯觸身履正道隨順機宜前則歎其能問

後則示其方法也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注形不乖迤和而不同

疏身形從就不乖君臣之禮心智和順迹

混四事濟之也

雖然之二者有患

疏前之三條略標方術既未盡善猶有其

患累也

就不欲入

注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

疏郭注云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也

和不欲出

注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

○疏心知和順方便接引推功儲君不顯己

能斯不出也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朋為蹙

注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

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

疏顛覆也滅絕也崩壞也蹙敗也形容從

就同入彼惡則是顛危而不扶持故致顛

覆滅絕崩蹙敗壞與彼俱亡也矣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

注自顯和之且有舍垢之聲濟彼之名彼

將惡其勝已矣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

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

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疏及物為妖孽災也雖復和光同塵而自

顯出己智不能韜光晦迹故有齊彼之名

蒯贖惡其勝已謂其妄生妖孽故以事而

害之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

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

崖達之入於無疵

注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

○疏町畦也畦埒也與共也入會也夫處世

接物其道寔難不可遂與和同亦無容都

頓生乖忤或同嬰兒之愚鄙且復無知或

類田野之無畦略無界畔縱奢後之貪求

任凶猛之殺戮然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達斯趣者方會無累之道也

汝不知夫螳螂手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注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

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

即螳螂之怒臂也

疏螳螂有芥蟲也夫螳螂鼓怒其臂以當軒車之轍雖復自恃才能之美善而必不勝舉其職任喻顏閔欲以己之才能以當儲君之勢何異乎螳螂怒臂之當車轍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注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

疏積蘊蓄也而汝也幾危也既傳儲君應須戒慎今乃蘊蓄才能自矜汝美犯觸威

勢必致危亡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

注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

疏汝頗知世有養虎之法乎猪羊之類不

可生供猛獸恐其因殺而生嗔怒也

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

注方使虎自鬻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

疏汝頗知假令以死物投獸猶須先為分

決若使虎自鬻分恐因用力而怒之也

時其飢飽違其怒心

注知其所以怒而順之

疏知飢飽之時違喜怒之節通於物理豈復危亡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

逆也

注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疏夫順則悅媚虎狼可以馴狎逆則殺害

至親所以交兵養已之道既同涉物之方

無別也

夫愛馬者以篋盛矢以蝦盛溺

注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

疏層大蛤也愛馬之矢意在貴重屎溺至

賤以大蛤盛之情有所滯遂至於是也

適有畜畜僕錄

注僕僕然解著馬

而拊之不時

注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音

則缺銜毀首碎骨

注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

疏僕聚也拊拍也銜勒也適有畜畜相聚

緣馬主既愛惜率然拊之音在除害不定

時節掩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缺銜勒挽破轡頭人遺蹄踏碎骨首者也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注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

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

也

疏亡猶失也意之所在在乎愛馬既以毀

損即失其所愛人間涉物其義亦然機感

參差即遭禍尼拊馬之喻深宜慎之也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

疏之適也曲轅山名也其通屈曲猶如嵩

山之西有轅轅之道即斯類也櫟木名也

社土神也祀封土曰社社吐也言能吐生

萬物故謂之社而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

巧者之私名其人自魯適齊塗經曲道觀

茲異木擁腫不才欲明處涉人間必須以

無用為用

其大蔽牛繫之百圍

疏繫約束也標社之大特高常木枝葉覆
陰木蔽千牛以繩束之圍廡百尺江南莊
本多言其大蔽牛無數千字此本應錯且
商丘之木既結駟千乘曲轅之樹豈蔽一
牛以此格量數千之本是也

其高臨山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
十數

疏七尺曰仞此樹直竦岑岑七十餘尺然
後挺生枝幹蔽日捐雲堪為船者旁有數
十木之大也其狀如是也

○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顧

疏輟止也木大異常看者其象唯匠石
知其不材行塗直過曾不留視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顧何邪

疏門人驚標社之盛美乃任立以觀者自
負笈以從師未見材其若此怪大匠之不
顧走及遂以諮詢
曰已矣勿言之矣

疏已止也匠石知大木之不材非世俗之
所用嫌弟子之亂費言令止而勿言也

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

疏標木體重為船即沉近土多敗為棺槨
速朽疎散之樹終於五年亦是不材之木
故致開散也

以為器則速毀

疏人間器物貴在牢固標既疎脆早毀何
疑也

以為門戶則液漏以為樹則蠹

疏漏脂汁出也蠹木內蟲也為門戶則津
液漏而脂出為梁柱則蠹而不牢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注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

疏閑散疎脆故是不材之木涉用無堪所
以免於早夭

匠石歸標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
比予於文木邪

注凡可用之木為文木

疏惡乎猶於何也若汝也乎我也可用之

木為文木也匠石歸寢標社感夢問於匠
石汝將何物比並我故為當將我不材散
木邪為當比予於有用文章之木邪

夫粗梨橘柚果蓀之屬
疏夫在樹曰果粗梨之類在地曰蓀瓜瓠
之徒汝豈比我於此之輩者耶

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泚此以其能苦
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摗擊
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注物皆以自用傷

○ 疏夫果蓀之類其味甚飮子實既熟即遭
剝落於是大枝折折小枝發泚此豈不為

滋味能美所以用苦其生毀辱之言即斯
之謂且春生秋落乃盡天年中塗打擊名

為橫夭而其識無情世俗人物皆以有用
傷夭其生故此結言莫不如是摗打也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注數有聯晚已者唯令匠石明之耳

為乎大用

注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

疏不材無用必獲全生櫟社求之其來久矣而庸拙之匠疑是之木頻來顧盼欲見誅鄰懼天斧斤翦乎死地今逢匠伯鑿我不材方得全生為予大用幾近也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注若有用久見伐
疏向使我是文木而有材用久遭翦截夫折斤斧豈有此長大而壽年乎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

疏汝之與我皆造化之一物也與物豈能

相知奈何哉假問之辭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注以戲匠石

疏匠石以不材為散櫟社以材能為無用

故謂石為散人也汝炫才能於世俗故鄰

於天枉我以踈散而無用故得全生汝是

近死之散人安知我是散木耶託於夢中

以戲匠石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

疏診占也匠石既覺思量睡中占候其夢

說向弟子也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

注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

疏櫟木意趣取於無用為用全其生者則

何為為社以自榮乎門人未解故起斯問也

曰密若無言彼亦真寄焉

注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

疏若汝也彼謂社也汝但慎密莫輕出言

彼社之神自來寄託非關此木櫟為社也

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

注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己而見辱病也

豈榮之哉

疏詬辱也用此社神為不知我以無用為

用貴在全生乃橫來寄託深見詬病翻為

羞恥豈榮之哉

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注本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亦終不

近於翦伐之害

疏木以踈散不材故得全其生道假令不

為社樹豈近於翦伐之害乎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

注彼以無保為保而眾以有保為保

疏踈散之樹以無用保生文木之徒以才

能天折所以為其異之者也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注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

者泊然不為而群才自用用者各得其叙

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

之無緣近也

疏夫散木不材粟之造物賴其無用所以

全生而社神寄託以成詬厲更以社義讚

譽失彌遠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茫其所賴

注其枝所陰可以隱茫千乘

疏伯長也其道甚尊堪為物長故為之伯

即南郭子綦也商丘地名在梁宋之域駟

馬曰乘賴陰也子綦於宋國之中經於商

馬曰乘賴陰也子綦於宋國之中經於商

馬曰乘賴陰也子綦於宋國之中經於商

丘之地遇見大木異於尋常樹本羸長枝葉茂盛乘陰布影隱覆極多連結車乘可庇四千匹馬也

子基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疏子基既觀此木不識其名疑有異能故

致斯大

編五

四十一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

疏軸解者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周身

為棺棺完也周棺為槨也夫梁棟須直卷

曲所以不堪棺槨藉半解散所以不固也

咄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

疏以舌咄葉則唇口爛傷用鼻嗅之則醉

悶不止醒病酒也

子基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

疏通體不材可謂全生之大才衆諸無用

乃是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斤斧而蔭庇

千乘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注天王不才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聽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天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崇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

疏夫至人神矣陰陽所以不測混迹人間

和光所以不耀故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舟

船庶物陰覆黎黎譬彼櫟杜方茲異木是

以嗟歎神人用不材也者大材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

疏荆氏地名也宋國有荆氏之地宜此楸

柏桑之三木悉皆端直堪為材用此略舉

文木有材所以夭折對前散木無用所以

全生也

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

疏兩手曰拱一手曰把狙猴獼猴也杙槩

也亦扞也拱把之木其材非大適可斲為

扞屨以擊扞獼猴也

三園四園求高名之麗者斲之

疏麗屋棟也亦言小船也高名榮顯也三

尺四尺之園其木稍大求榮華高屋顯好名船者輒取之也

七園八園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斲之

疏禪傍材也亦言棺之全一邊而不卑

合者謂之禪傍七八尺圍其木極大貴富

之室商賈之家求大板為棺材者當斲取

之也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

也

注有材者未能無惜也

疏為有用故不盡造化之年而中塗夭於

工人之手斯皆以其材能為之患害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注至祝解除齋此三者必妙選辭具然後

敢用

疏額也亢高也痔下漏病也至祝陳芻

狗以祠祭還牛豕以解除必須精簡純色

擇其好者展如在之誠敬庶冥感於鬼神

今乃有高鼻折頰之豚白額不駢之犢痔

漏穢病之人三者既不清潔故不可往於靈河而設祭真者也古者將人沉河以祭河伯西門豹為鄭令方斷之即其類是也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

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注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 疏女曰巫男曰覲祝者執板讀祭文者也祥善也巫師祝史解除之時知此三者不堪享祭故棄而不用以為不善之物也然神聖之人知倖造化知不材無用故得全生是知白顙亢鼻之言痔病不祥之說適

是小巫之鄙情豈曰大人之通智故才不全者神人所以為吉祥大善之事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疏四肢離析百體寬疏遂使頤頤隱在臍間肩膊高於頂上形容如此故以支離為

名也

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膏

疏會撮高聳貌五臟也五臟之膈並在人背古人頭髻皆近頂後今支離殘病偻僂低頭遂使臍膈頭髻悉皆向上兩脚髀

股攀縮而迫於脅肋也

挫鍼治解足以餬口

疏挫鍼縫衣也治解洗浣也餬飼也庸役身力以飼養其口命

○ 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

疏篋小箕也精米也言其掃市場鼓篋篋播揚土簡精粗也又解鼓篋謂布著數卦兆也播精謂精判吉凶辨精靈也或掃市以供家口或賣卜以活身命所得之物可以養十人也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注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

疏邊養有事徵求勇夫殘病之人不堪征討自得無懼攘臂遊遊恃其無用故不竄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注不任作役故

疏國家有重大徭役為有痼疾故不受其功程者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注役則不與賜則受之

疏六石四斗曰鍾君上憂憐寡寡矜恤貧病形殘既重受物還多故郭注云役則不預賜受之者也

○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

況支離其德者乎

注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 疏夫支離其形猶忘形也支離其德猶忘

德也而況支離殘病適是忘形既非聖人故未能忘德夫忘德者智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故能成功不居為而不恃推功名於群有與物冥而無迹斯忘德者也夫忘形者猶足以養身終

年免乎人間之害何況忘德者耶其勝劣淺深故不可同年而語矣是知支離其德者其唯聖人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注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

疏何如猶如何也之適也時孔子自魯之楚舍於賓館楚有賢人姓陸名通字接輿知孔子歷聘行歌譏刺鳳兮鳳兮故哀歎聖人比於來儀應瑞之鳥也有道即見無道當隱如何懷此聖德往適衰亂之邦者耶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注趣當蓋臨時之宜耳

疏當來之世有懷道之君可應聘者時命如馳故不可待過往之時堯舜之主變化已久亦不可尋趣合當時之宜無勞瞻前顧後也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注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

疏有道之君休明之世聖人弘道主教成就天下時逢暗主命屬荒年適可全生遠害韜光晦迹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注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

疏方猶當今喪亂之時正屬夷周之世危行言遜僅可免於刑戮方欲執迹應聘不亦妄乎此接輿之詞譏請孔子也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注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

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性心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注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

疏夫視聽知能各有涯分止於分內可以全生求其分外必遭夭折全生所以為福夭折所以為禍而分內之福輕於鴻毛貪競之徒不知載之在已分外之禍重於厚地執迷之徒不知避之去身此蓋流俗之常患者也故寄孔陸以彰其累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

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
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

疏已止也殆危也仲尼生衰周之末當澆
季之時執持聖迹歷國應聘頻遭斥逐屢
被詆訶故重言已乎不知止而勿行也若

用五德臨於百姓捨已効物必致危亡猶
如畫地作迹使人走逐徒費功勞無由得
掩以已率物其義亦然也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注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

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
不皆全也

疏迷亡也陽明也動也陸通勸其尼父令
其晦迹韜光宜放獨化之無為忘遺應物
之明智既而止於分內無傷吾全生之行

也

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注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疏卻空也曲從順也虛空其心隨順物性
則凡稱吾者各自足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疏寇伐也山中之木杞梓之徒為有材用
橫遭寇伐膏能明照以克燈炬為其有用
故被煎燒豈獨膏木在人亦爾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疏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用所以割
之俱為才能夭於斤斧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注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
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

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恍然不覺
妙之在身也

疏楸柏楠柚膏火桂漆斯有用也曲棘之
樹商丘之木白額之牛亢鼻之豕斯無用
也而世人皆炫己才能為有用之用而不

知支離其德為無用之用也故郭注云有
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乎其生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五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六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 成 玄英 疏

內篇德克符第五 德元於內物應於外於內玄合信若

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

疏姓王名駘魯人也則一足曰兀形雖殘
兀而心實虛忘故冠德克符而為篇首也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注弟子多少敵孔子

疏若如也陪從王駘遊行稟學門人多少
如似於仲尼者也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
夫子中分魯

疏姓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駘遊行外忘

形骸內德克實所以從遊學者數滿三千
與孔子同徒中分魯國常季未達真趣是

以生疑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注各自得而足也